

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诗

——略谈杨绍精诗歌写作

□ 黄俊怡

我在云浮工作时,已听同行说过杨绍精其人。抛却被水泥钢筋包围的现实,没有想到,在多年后,我们偶然相逢在文学的世界里,这是一种巧合。水泥钢筋是工业的产物,它所堆砌起的高楼大厦未免给人冰冷的感觉,文学却带有温度,那是文字流动的气息。认识杨绍精,我能明显感到他的身上隐含一股儒雅与大气的气象。古云,相由心生,儒雅是外在的修养,跟他接触一些时间后,你会发觉他内在隐约透过一种刚性,从他的身上看到果决、干练与担当,这是我对他印象。

我与杨绍精的联络仅局限于文字往来,谈的固然不是图纸设计,不是工程排期,更没有涉及他所属的行业领域。约在三年前,建筑行业一片萧瑟,寒冬来临前夕,许多人纷纷选择全身而退,杨绍精在建筑的寒冬中坚守自己的本行,从其近年所写的一些散文或诗中,字里行间隐含着他所经营项目规划发生变更导致诸多阻滞,他的文字里或多或少透过了伤风悲秋的愁绪。在《等待》一诗中他写道:“跋涉半生/仍未抵达理想的岸/而艰辛凝成的帆/却在记忆里,逆风高悬”。从中,我们看到作者在现实中遇到某些困境,他以一位逆行者的姿态,应对这场市场变化所带来的危机并尽可能地减少损失。但是,他的忧患意识中也流露出坚韧、自信与抱负。我们在这首诗末尾读到:“直到某一刻/你如野火燎尽荒原/我始终确信/等待会在灰烬里,长出春天”。春天,正是寒冬过去时,万物饱含生机,这其中蕴含着蓄势待发的力量。

设身处地,我能明显感受到他一路走来经受了寒风的种种考验。所幸,杨绍精在工作之余,开拓出了一条文字的赛道,他沉浸其中且自娱自乐。我曾听他的员工说过:“杨总只要有空,在办公室就写起文章来,当他写起东西来,琢磨的时间就是一整天。”我听了,相信。他偶尔把写好的文章分享给我,但很快发现他又在进行精细的修改。“好的文章是改出来的”,这用在杨绍精身上亦是贴切的。万物生息有其规律与周期,商海人生,难免要经历大风大浪,我看到杨绍精描摹的蓝图远景里不只是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,而是远方有诗的召唤。

一个朝九晚五,穿梭来回在工地的人,写点文章总是很难得的。事实上,谈到杨绍精的写作,在一次喝早茶时,他的同学肖英荣曾跟我说,很难把建筑业跟文学联系在一起,杨绍精属于罕见的特例。文学是非功利性的,它以“无用”承载大用。杨绍精俨然一头执着“拓荒牛”,开垦文学这片荒地。这一年来,我看到了杨绍精在文学创作路上的巨大变化。从以往看到他的文章偶有见报,近年以来,他一手写诗歌,一手写散文,坚持两手抓,其实两手都抓得很硬。从杨绍精发表作品的路径来看,他从一开始在《茂名日报》《茂名晚报》发表散文、诗歌为主,在地方的圈层显然有其局限性,他的文章陆续在北部湾区域的《湛江日报》《防城港日报》《海口日报》刊发,也逐渐融入了《广州日报》《珠海特区报》等大湾区。他的诗歌题材相当广泛,诗歌观点鲜明且触角敏锐,在地方也受到越来越多群体的关注,他接触文学的地域范围更广阔了,这种广阔的视域无疑增长了作者的文学见识。其次,文章的发表量与影响力总体上是成正比的,量变也必然会产生质变。这对一个初涉文学层面的写作者来说,杨绍精的勤奋与努力也使他有所收获。他继年初加入中国诗歌学会之后,年底加入了中国散文学会,他对文学充满热情,文学也回馈了他非物质上的精神滋润。

杨绍精的诗歌亲近自然,富含乡土气息。作者出生在粤西一个人文底蕴深厚的古城,他的出生地在其地域上,一半是海,一半是农田。田野的泥土气息,乡间的农具、农作物于杨绍精皆可入其诗。“犁”“秧苗”“稻浪”这些描写故乡节气的景象,诗者观察得颇为入微。一直以来,粤西诗人的海洋诗特色较为突出,相比对大海的讴歌与抒情,杨绍精更专注脚下这片土地,他的诗歌弥漫浓厚的田野气息,饱含了对家乡土地的深情,这颇为接地气。说到接地气,他写家乡一种名曰“煎耙”的传统美食,获得了很大的

阅读量,这不仅仅是写食事,而是由美食让人产生了乡愁的深切共鸣。在诗者的身份属性上,他长期工作生活在故乡之外,游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,物质与精神形成一种对峙。在追求物质发展的过程当中,多少人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城市中陷入迷失,杨绍精的诗歌显示出其从“向外追逐”到“向内回归”的情感转变。我们不妨看《城市与乡村》:“无数个不眠的夜/老屋的炊烟穿过铁栅栏/缠上晾衣绳的风/仍裹着桂花的甜香”。置身城市,心中从未忘失故乡的风物。“老屋”“炊烟”“桂花香”这些乡土元素在杨绍精的诗歌中常常出现,这充分显示出其内在的乡愁。诗者并不排斥对城市文明的向往,但在精神的寄托上,故乡从未被真正离开。对于乡愁的表达,体现在作者的诗歌意象上,他以旧物如“晒谷场”“柴门”“瓦房”“门槛”“榕树”等意象串联起较为完整的乡土记忆,从而使诗歌的画面感更具体化。譬如《乡愁》:“故乡近时,是枕边的梦/踩着月光往回奔/故乡远时,是星夜兼程/也找不到儿时的晚霞/它早落在炊烟里,成了心头的疤”。这首以“乡愁”为题的诗歌,他对乡土的心存怀恋,可以说这是杨绍精乡愁诗歌系列中较具代表性的一首。在快节奏时代,多少人为了生计在都市里折腾、奔波,故乡由近到远,成了多少人在精神上回不去的原乡。作者这首诗具有现实意义和普遍性,它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了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,长期拼搏在外的一代人的心声。

杨绍精的诗歌具有季节性的特点,在写作手法上,沿用传统的写景与抒情的结合,表象层面是在写景,实则是融情于景。在《挽秋》这首诗中,秋天给人冰冷之感。诗者显然更希望秋天有暖阳。他写道:“兴许历劫归来/能从火山灰中/拾到一些润秋的矿物质/又或会从火山岩中/觅到零星的建筑废料/好让这秋,多留片刻余温”。这种寄情于景的写法,很好地把自己的心境藏于诗中。现实的冷秋弥漫萧瑟的气氛,作者以“火山”“建筑废料”“余温”等意象来对抗现实的冰冷境况,他的句子有温度,所传递出的是一种积极并富含生机的力量。

诗歌不全是风花雪月的描写,在我看来,杨绍精不是浪漫主义类型的诗人,他的诗歌更多是倾注对现实的思考,同时也对人性表达了巨大的关怀。《女建筑工人》写的是女建筑工人从乡下来到城市,他们大多是夫妻搭档在工地里找到安身之所,用汗水换取绵薄的收入。作者从独特的视角,对女建筑工的命运的体恤与关注,更多地给人现实的反思。在诗歌写作上,杨绍精不是一味保守,他敢于针砭时弊,对社会恶劣事件用诗歌委婉地表达了个人的抗拒,从而捍卫正义者的尊严,这在《绿网之下》一诗即可窥全豹而见一斑。又如《足下蚁巢》以人类对蚂蚁的踩踏,揭示出一种弱肉强食的现实,人类对弱者的踩踏不仅是具体行为,更是力量不对等的隐喻。这首诗融入了作者对人性冷静的观察以及深沉的思考,作者为个体命运的不平等而抱屈,诗里行间充满悲悯意识。当然,因为具有深度,也使得这首诗同时兼具了哲理性。

杨绍精是一位从粤西乡土走出去的诗歌写作者,他有些篇幅多少粘带有泥土芬芳,亦粘带泥土的粗犷。粗犷有雄性之美,有真正男子汉的阳刚之美。尽管杨绍精的诗歌写得很好,但亦并非完全无懈可击,有些诗句,他还可以打磨得更精细一些。值得强调的是,在诗歌写作上,杨绍精目前仍可归结为素人写作。他的诗歌不仅仅是局限于其个人经验书写,而是通过自身经验表达出个人与现实社会的思考。在当下文学发展环境中,话语权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时,素人写作的声音越来越显得重要。它让我们看到,每一个基层写作者的文字,都有发光发热的潜能,我们必须鼓励这种韧性力量的生长。

用诗歌抚慰人心、记录时代的力量。随着写作的深入,杨绍精渐渐地凸显出他写作的广阔视野和潜力,这一点让人感到欣慰。心存正念,必有回响。他在商海里遇到的寒风,却感受到了文字的热切。我确信,杨绍精走在文学的路上,终会抵达他所期待的方向。

好书推荐



扫码关注,快捷投稿

《透过地理看中国》

史念海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本书精选历史地理学泰斗史念海先生的经典作品。透过字里行间,我们不仅看到大疆域发展的历史截面,也看到人口、民族的流动与融合;从长安城到沿边、沿海地区,那些留在大地上的足迹见证了历史,也共同塑造了都邑与边郡。地理是研究历史的钥匙,而《透过地理看中国》则打开了认识中国历史的那扇门。

《古文的力量》

杜若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本文收录了作者的17篇古文名作精讲。有《项脊轩志》的极致深情,有《左传》《战国策》的权衡博弈,有《鸿门宴》的勾心斗角,有《上枢密韩太尉书》的英姿勃发,有《归去来兮》的豁达,也有《愚溪诗序》中隐藏的不甘无奈,还有《庄子》的瑰丽哲思……作者不仅细读精讲古文本身,还会用诙谐、犀利的风格分析每一篇文章的历史背景、书写动机,从字里行间提取出对今人的启示。

《一生事,一捧雪》

刘年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全书分为四个小辑,即“我对太阳穷追不舍”“我喜欢有翅膀的事物”“我在等我自己”“我在石碑上放了一捧雪”,涵盖了作者对生命、自然、社会和自我的深刻思考与感悟,语言优美、意境深远、笔调敦厚,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。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感受力,探讨了人性中的矛盾。

《我的家乡在“宇宙中心”》

魏新 著
济南出版社



这是一本关于故乡、县城、童年与青春的散文集,作者用细腻幽默又饱含深情的文字记录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县城成长史与众生相,以及出走后的回望——那既是一代人的鲜活记忆,也是万千游子的共同情愫。每个人的记忆、情感世界都是从家与家乡开始构建的,而家乡,也便成了每个人心中的宇宙中心。